司馬溫公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溫公文集

(三)

司馬光撰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七

章奏

再乞貢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貢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詮試孝經論語大義其三經倘全未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依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貢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閒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臣竊以爲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爲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

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鄙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脩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厲。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言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有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方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

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鑕通）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懇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變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

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苟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旣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旣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

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墮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食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叅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靈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竟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聽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

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西北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荒服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更變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願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收本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椿。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懷懷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爲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惟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正月上

準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閒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納著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共納著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

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饑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幷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饑民卻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幷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依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卽乞不以元糶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麤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臣準西京牒準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竝許實封直

言朝政闕失。陛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陛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屬在朝廷。屢以狂瞽塵瀆聖聽。聞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寒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洋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皆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

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羅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誘議者執而刑之又出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

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己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衞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衞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貞。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

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外域。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閒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鎰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鑄。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

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惟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南西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日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深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方中國虛耗盜賊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偏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

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大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寢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皆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方。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得以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狥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

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閒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徵也）（依也）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宂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亦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竊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謬。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匄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終始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愼。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牓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

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奏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果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太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

敝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𩅦。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並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進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

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鄙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慢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

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自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述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

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懸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蠭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桑卵之危中涓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懸之急救國家桑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疏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偸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隳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謂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

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苟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謂。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謂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誹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辱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廻避。以此荷知於衆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堙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徵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

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成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壹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幷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頃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

要關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迺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兌。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乾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

侍郎切要與卿商量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爲時俗被以虛名誤蒙桑朝甄奬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曾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叅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踴躍遂首以開言路爲請及其他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開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祗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準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

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爲政。豈可以汚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上。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鄙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覩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於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

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閒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閒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準閤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

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幸進者恐宿衞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鎭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鄴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屛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愼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準閤門告示以臣叅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

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旣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淸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閤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麤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沈痾。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弊踣。爲聖朝羞。臣雖至愚。麤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

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鈍。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沈痾。叅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徵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

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週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祕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幷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

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兒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歷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歷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并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

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扆。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駑。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臟腑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幷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奉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并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閤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

入對。幷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閤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幷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幷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吾。卽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吾。卽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閤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鄰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今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此劄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指揮依奏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幷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奉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放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放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愼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酌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

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決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頊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陰險貪冒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疏辯論文章典麗而鄙拙紕謬善聽獄訟而寬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書時鈔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令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句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舉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

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則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輕者。亦須降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處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起請科場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愼。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淸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虛費勤勞。以求

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懵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猶優劣也）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竝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

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舊本有某甲字。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鈔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簿鈔錄。準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閨室。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上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眞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竝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麤。援據疏略。理短文

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竝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竝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泛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爲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

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閒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在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游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繇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

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如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敢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桑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二丁爲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令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應

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竝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淩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竝依律科罪。犯贓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竝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竝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緣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

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般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枭及身。不敢蔽匿景迹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寒。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竝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竝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

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輕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厲羣臣審愼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卽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

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敕。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叅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愼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幷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鴈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屢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體不至大者竝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卽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竝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卽留可退卽退若六曹判斷不當

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辨集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竝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輭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辨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凡任情不法者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

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並。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册。參天球赤刀之寶。閟石室金匱之嚴。豈緊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銓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墮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疏。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凶。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逢渚邃嚴。縑素牣盈。率多未見。英豪岔集。叨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怔忪（音征中。懼也。）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衆治之辰。方詠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窾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

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愼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尙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持攜。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游聖人之藩籬。窺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踰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恨然。每用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鈆鍊。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去逢蒿頡頏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旦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游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案。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髫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祓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顙。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豎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機。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閒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扆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而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疏。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頒頒禁闥。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游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稂秕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鱷音蔑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淳。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飧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鐘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於今未衰鄙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嚮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眄睞音面賴邪視也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疏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猶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辟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

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眞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劉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疏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梟惡無狀。

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紓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郛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倡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欣慕以焜燿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賞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皐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

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寖久皋寖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尊貴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辠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懷於茲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

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贄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游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晏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疏遠忘忠

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默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鄙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閽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稾。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稾。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

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値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閒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

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尪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酬鄙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宜。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鄙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汙。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鄙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默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曒然暴於天下。已

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己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己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一作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汙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汙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

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行者之金隄行在朝夕悤悤不能盡所懷

答陳祕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閒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眞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幷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嘿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並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衆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豎。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

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默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歎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覩縷也。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媿。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藎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嚱栝。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

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偸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閱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眞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鄙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結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中外，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嘗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鄙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

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緦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句院及修起居注皆嘗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敕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幷四次奏章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追追心如游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閒。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嫁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楮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週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有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

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贍左右之匱急。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